

◇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下了一场雨。刚立春,是一场好雨,诗人说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”原来如此。

说这场雨好,实因我还在故乡,没有折返到工作所在的城市,这场雨就提前来临。雨细细密密地筛子一样筛下来,淋在故乡的前额上,那是村路;淋在故乡的明眸里,那是村塘;淋在故乡的腹肌上,那是村庄;淋在故乡的碌碌饥肠上,那是如我一样的返乡者在村庄中挪不开的眼睛。

冬季连日的旱,让整座村庄都干燥之极。风丝丝溜溜地在乡原穿梭,感觉屋瓦都被风掏空了最后一丝水分。雨淋下来,瞬间被吸收。深灰色的屋瓦,像是一款茶席上的干泡台,水淋上去,压根到达不了瓦当和滴水就被吸收殆尽。

不过,雨淋在故乡的鱼鳞瓦上,着实好看。那种灰色的小瓦,像是隐忍的皖北汉子,上面一字排开的瓦片挤挤挨挨,像是皖北男人细腻的温度;底下凹着身子的小瓦像是皖北汉子的担当,他们托举着整个家庭,支撑起一片安宁祥和的屋檐。

耐不住雨下得久,下得顺溜了,雨丝增密,雨势渐大,房檐上的滴水处,形成了小剂量的飞瀑。滴水落水之姿,应该是皖北少年见到过的最小规模的“瀑布”了。雨落檐下,在地面上砸出一条小小的凹坑。檐下的家雀蠢蠢欲动,一会儿振翅出来,在檐下啄水,春水甜呀,春雨亦是。鸟雀们吃足了春雨,躲在屋檐下的家内眯缝着眼睛发呆,这是鸟雀们一年中最安逸的时刻。与鸟雀一同发呆的,还是乡间的少年,他们的思绪也像是春天里

芒种初炎不得闲,森森麦剑待刀镰。

垄头村妇心难定,意恐娇儿落野滩。

芒种时节,杭锦旗梁外的小镇早晚凉飕飕的,女人们裙子上裹上长衫,行走在绿树掩映的街道边。可远在百里外的家乡沿河地区,芒种时已骄阳似火了。父亲母亲五点钟就起床,父亲下田,母亲准备早饭。

小日期的麦子熟了,黄灿灿地铺了一地。南头的黑豆地正等下种,玉米、油葵已有一匝高,要锄第一遍了,大日期的糜子要蹚第一遍水,小菜园要移苗了……一年之中或许这个节气是最忙的。

哥哥姐姐们都在上学,要等下学后才能搭把手。此时的农活全靠父亲。平常不干农活的母亲,会在安顿好鸡、鹅、鸭、狗、猪后跟着父亲一起下田。我是这时候最麻烦的,领着下田会怕中暑又怕蚊虫叮咬,可放在家里又不放心。眼看着大片麦子等待收割,如果赶上梅雨,对收麦非常不利,母亲急在心里。

正在她们万分着急之时,村上来了红眼奶奶。奶奶有眼疾,长年红着眼,她是蒙古人,带着儿子从沙扒楞儿里来,谁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谁,她叫什么名字?大家当面叫她红眼奶奶,背后喊她红眼老婆儿。因为是新来的她没有土地,父亲将我家前边闲置的空房收拾出来让她住。让她儿子帮做些农活儿给些粮食度日。可牧区来的他们不会干农活,于是,妈妈让红眼奶奶带我,她们母子就在我家吃饭。

正值芒种,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都下了地,红眼奶奶牵着我走在田间地头,抽地垄旁的草胎,编织小筐、篓……有时候我们看乡亲们割麦,一块白毛巾披在肩头,汗水随着挥舞的

## 故乡在一场雨里苏醒

的草籽一样疯长,想象着一场雨后的田野该有怎样繁盛的生机。少年贪慕一切的繁盛与绚烂,总想着柳浪闻莺,春暖花开,飞天拿云。到了我等返乡的中年,则是“挑担客”,一头担着昨日我在这片屋檐下成长的回忆,一头担着我还要回到那片浮世中去打拼的闯劲。

雨在我所在的皖北小村中下了整整三天。伸脚踩泥,有了一些黏答答的意思。雨是下透了。

已经有鸟鸣,在老林子里此起彼伏。皖北区域的春鸟多半是土著,此刻,紫燕还在南方没有回来,土著鸟类则多是麻雀、喜鹊、乌鸦,也有零星的黄鹂,还有别的叫不上名的小型鸟类,啁啾啾啾地在林梢交谈。你扔给我一句,我扔给你一句。鸟鸣是另一种花开,声音的花开,可贵的春之声,在春河微醒里,也在鸟儿们的喉头展开拳脚。树枝上有雨,垂在泛着青晕的枝下,像羊乳一样,被一串串鸟鸣震落。

春日里的灵泽一洒,枝上寻梅。蜡梅鹅黄的花瓣实在好看。蜡梅的好看在于它的低调,黄中带有玉一样的质感,细嗅香得很。加之落了雨,柔柔轻轻的春日雨纱一笼,那香气会接着雨丝慢慢飘散。

沿河看蜡梅,湿漉漉的枝条,雨水噙在花瓣里,顺着枝条麻溜地流向根部,春酿惠根。人在蜡梅前,是发不得呆的,设若你去公园想事情,或

是静一静心,在蜡梅树前本打算凝神一会,花香会撩得你无法进入静谧状态。难怪黄庭坚在《花气熏人帖》里有句“花气薰人欲破禅”,花香如此汹涌,一个人得有多大的慧根才能进入禅定?

我迎着梅香,踩着去年或经年的落叶进入林子,抬头仰望众鸟,也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落叶的陈腐之气被春泥的腥味逐渐掩盖,透着一股子新意,在林子周遭蔓延开来。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,总算是解了一冬的干燥,迎来了一春的湿润富足。

经历一场雨后,我回忆里的故乡醒来。现实中的故乡却在老去。很多瓦屋已经倾颓了,也有少量的泥墙被砖瓦房和楼房取代,我的村庄也在换新颜。故乡的新,让我觉得反倒有些陌生。与房屋一样陌生的还有,叫不上名字的谁家浑小子,在雨地里捧着泥娃娃,捏着泥人,他们就是昨天的我们。

父母开始为我返程的后备厢装满土特产,它们都是来自我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,我则是这片土地上出走半生的作物。

汽车缓缓驶出村子之际,摇开车窗,窗外宽阔的皖北田野绵延开来,一股青草的气息不请自来。这些原野里的风不知能不能驻留多年,若能,兴许会有我少年时拂面的那一缕,这样的旧相识让人熨帖。想起有一段时间,我工作忙,早出晚归,基本上我见到女儿都在她酣睡之际。这种感觉,总觉得是我与故乡的见面,春节返乡,新春几日匆忙走亲访友,故乡还没有苏醒,而我已经在离开它的路上。

## 芒种

镰刀甩在麦芒上,滴到土地里。这时,黄河水下来了,灌满了池塘,水渠。没有上学的六七岁男娃偷偷地跑到池塘里玩水。天气渐热,红眼奶奶抱我回家,坐到家里小院的树下,开始教我蒙语:吃饭(拔大以滴)、喝水(乌素鸣)、坐(苏)、来(奶师)、走(雅唔)……五岁之前我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。红眼奶奶喜欢喝奶茶,因为她的到来,我们家早饭的红茶变成了奶茶,父亲得到梁畔上牧民家里买奶。多数都是白送的,那时候人与人之间讲究的是个情义,他们送父亲羊奶,父亲还他们蔬菜,很少有钱方面的交易。红眼奶奶在照看我的同时,会帮着乡亲们照看玩水的小子,只要看到红眼奶奶来了,他们便会光着屁股没命地跑。

红眼奶奶在我家待了三年,我快六岁时她离开了。她说想回沙里去,滩上下雨后土成了泥,实在是太难走了。她想念在沙里的日子,想雨后大漠清新的空气,她想放羊。她说,呼哼(女女)长大了,能上学了,她可以放心地走了。和红眼奶奶在一起的日子,她教给我挑丹丹(翻花手绢),玩儿羊骨牛牛,抓石子(抓石子),围老虎棋,学会唱古如歌。她每天都会给我梳两个毛毡子辫,用红头绳绑得紧紧的。在红眼奶奶的呵护下,我长得又白又胖,红眼奶奶总会在我脸上亲了又亲,不停地念叨:赛呼哼赛呼哼(好女女)。

红眼奶奶去沙里的那天,妈妈给她带上新缝的衣服,还有一些旧衣服,攒的一筐鸡蛋。爸爸装了整整一车子粮食,还有她家仅有的一小柜家什,赶

着马车去了库不其沙漠里的赛乌素。那天早晨,我一直黏在红眼奶奶怀里,让她抱着我,搂着她的脖子不肯松手。妈妈强把我拽下来后,我放声哭了起来,红眼奶奶也哭了起来,她说,呼哼,额木个额吉(奶奶)不能在你家一辈子,我的家在沙漠里,我还会回来看你的。马车启动了,我在母亲怀里挣扎着,呼喊着:“奶奶别走,奶奶别走。”红眼奶奶向我们挥着手,抹着泪,她穿着妈妈给她缝的红腰腰(没有袖子的衣服),在我的泪眼中,那片红渐渐模糊直至消失。

从此后,我再也没见过红眼奶奶,每次问起母亲,她总会说,明年芒种时会来搭把手的。于是,夏天一到,我就问爸爸芒种到了么?他会说没到呢。你看,麦苗还没黄,大豆还没种,芒种一到呀,割麦的割麦,种豆的种豆,什么时候你妈妈去小菜园里种豇豆了,芒种就到了。可我要的芒种一直没来,我总会幻想就像我三岁那年芒种时一样,红眼奶奶突然来到我家,她的眼睛还是红的,笑眯眯地看着我,我会再一次闻到她怀里的奶香味。后来,我上了中学,红眼奶奶除了红红的眼睛外,她的样子慢慢地不再清晰。初三那年,我听到了红眼奶奶去世的消息,因疾病不能及时走出沙漠就医。她死后,按照当地习俗,用白布袋装起埋在库布其沙里。

如今,我经常去库布其,有时我看到白色的骨头,会忍不住想这是不是红眼奶奶?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来看了,我要告诉她,她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之一。坐在沙丘上向下滑,沙子会发出嗡嗡的响声,我会觉得是红眼奶奶在呼喊我:呼一哼,呼一哼……

◇节气如流 夏至专栏



夏至,原名王桂萍,鄂尔多斯人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原乡季候》,诗集《漫卷诗光》。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文艺报》《草原》《延河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。